

論 鳳凰臺 與 萬丈潭 「鳳」、 「龍」之象徵意義

黃奕珍*

摘要

鳳凰臺 與 萬丈潭 二詩為杜甫自秦入蜀時寓居同谷所作，這兩首詩各以鳳凰與神龍為其象徵，多方結合各類典故並以獨特的手法開拓其意蘊。其中，鳳凰作為興國祥瑞之來歸君子，亦指胸懷大略的俊才賢士；神龍則為思為時用、隱居之賢才。而杜甫則以精采的故事情節，將象徵的內容設計成嚴密的詮釋網路，以富含暗示性的語詞激發聯想，坐實當地傳說等來賦予象徵更豐富的意義。

從此二詩在其象徵、造詞遣字、形式布局及敘事摹景等方面皆以彼此補充或互為對比的層面觀察，我們可以說它們不但可被視為獨立的詩篇，同時也足以作為完成對方的文本。藉由這樣的同飛共舞，它們更深刻地表達了人對君主的不滿與對賢才失志的持續關懷，鳳凰臺、萬丈潭喻示了詩人之高志與深心，為其內心世界的縮影。

關鍵詞：杜甫、鳳凰臺、萬丈潭、龍鳳象徵、唐詩

一、前言

鳳凰臺 和 萬丈潭 是杜甫 (712-770) 由秦州到成都，中途暫止於同谷縣時所作的兩首詩。歷來對這兩首詩的性質及其分類有不同的看法。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像嚴耕望在考證杜甫入蜀路線時，即云此二詩為其「寓同谷縣時遊覽之作，非征途所作也。」¹也就是說，這兩首詩作於一地，且同為遊覽、而非行役之作，從這個意義上可以將二者視為一組詩作來加以討論。

若依《宋本杜工部集》、《景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九家集注杜詩》的系統，則是將 萬丈潭 別列於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及 發秦州 之前，而 鳳凰臺 則置於 泥功山 與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間。如據杜甫自注——萬丈潭「在同谷縣」，²則現僅存之宋刻杜詩《宋本杜工部集》之所以作如此的安排，極有可能是杜甫本人的意思。³衡諸杜甫在 發秦州 詩下之自注「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他應是認為 萬丈潭 不合紀行詩之規格，故作此移動，同時為免讀者誤解，特於 萬丈潭 詩題下加注，以表明其寫作地點。這樣的分法，是考慮維護紀行詩系列的完整性所作的權宜之計。⁴

另一種排序方式是在 泥功山 之後列上 鳳凰臺、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及 萬丈潭，⁵如此則表示這些詩篇皆作於至泥功山後、 發

1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篇 22 仇池山區交通諸道（二）杜工部入蜀行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86），頁 834。

2 《宋本杜工部集》，卷 3（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影印上海圖書館藏續古逸叢書本），頁 11b。

3 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杜詩早期流傳考 云：「王洙在崇文院編目期間，利用『秘府舊藏』和『通人家所有』的各種杜集，於寶元二年（1039）結集為《杜工部集》20 卷。此集後於嘉祐四年（1059）由王琪增訂刊刻於蘇州，成為宋以後各種杜集的祖本。此本存紹興初年翻刻本 15 卷（簡稱二王本），張元濟先生以另一宋刻殘本（張元濟先生定為紹興初年建康刊吳若本，元方先生 談宋紹興刻王原叔本《杜工部集》 定為翻刻吳若本。簡稱吳本）相配景印，刊入《續古逸叢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307。又云：「今存二王本、吳本及稍晚的郭知達《九家集注杜工部詩》雖分成古體、近體兩大類，每體又分別按寫作年代排列。王洙、王琪、吳若、郭知達均未做杜詩編年的工作，那麼各本杜詩編年的依據何在呢？」所以，陳尚君從幾點證據推測「六十卷本杜甫原集曾經過杜甫本人的整理，編次方式應是以寫作時間為序或分體後再以寫作時間為序的」。而二王本的編次正是承繼這樣的基礎而來。」（同前書，頁 327）另外，「《續古逸叢書》本之《宋本杜工部集》，實為現存各宋本殘卷及毛、錢兩家景宋鈔本之彙印。」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7。

4 同樣的，兩當在同谷縣東，故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亦不應寫於 發秦州 前，但為維持體例之統一，故作了大幅的調整。

5 如清·楊倫，《杜詩鏡銓》，卷 7（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清·仇兆鰲，《杜詩詳

同谷縣 前，也就是暫居同谷之時。然而鳳凰臺與萬丈潭同在同谷東，鳳凰臺在同谷東南十里，萬丈潭與鳳凰臺為同一地區，臺在潭東南三里。⁶這樣的排序好像暗示杜甫到同谷後即至鳳凰臺，之後又回到同谷過了一段艱苦的日子，寫下 七歌，然後又再至萬丈潭遊覽。然而揆諸 七歌 中所寫飢寒交迫的生活實況，杜甫是否會在此時再往萬丈潭，並寫下自秦入蜀期間最符合遊覽詩內容的作品，還是令人相當懷疑。我認為此一系統的排法，應是著眼於萬丈潭和鳳凰臺既在同一地區，自不宜將 萬丈潭 單獨提前列於寫在道途之始的 發秦州 前面，但若顧及杜甫的原注，則自 發秦州 起只能有十二首紀行詩，這樣一來，如再把 萬丈潭 直接放在 鳳凰臺 後，便不符合詩人自注之數，容易引起讀者的誤會，所以便將其置於 七歌 之後，以表明其確實寫於寓居同谷縣期間。這種排法就是就寫作時間和地點來建立這兩首詩的關係。

第四種是分類集註著作中分類自秦入蜀詩篇的方法。由宋人集註的《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 11「紀行上」錄詩大體如第二類，⁷但將 萬丈潭 列入卷 4「江河」類， 鳳凰臺 列入卷 23「鳥獸蟲魚」類之「鳥」類。《杜詩分類》卷 1「紀行類」列詩如《分門集註杜工部詩》之「紀行」，而將 萬丈潭 列入卷 2的「山河類」， 鳳凰臺 列於卷 3的「動植類」。⁸這種分類方式是將 鳳凰臺 和 萬丈潭 二詩獨立出來，不再放在紀行詩的範疇中來討論，但也不把這兩首詩歸為一類，而予以個別的位置：亦即把 萬丈潭 一詩的重點放在繪寫潭水上，把 鳳凰臺 的重點集中在敘寫鳳凰上。

註》，卷 9（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卷首「少陵編年詩目譜」（臺北：中央興地出版社，1970）朝鮮·李植批解，《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 8（兩當縣詩在同一卷）（臺北：大通書局，1974，影印清康熙 18 年朝鮮李氏家刊本）；清·張潛評註，《讀書堂杜詩集附文集註解》，卷 6（臺北：大通書局，1974，影印清康熙 37 年滎陽張氏刊本），俱皆依此順序排列。

6 同註 1，頁 836。

7 宋·闕名集註，《分門集註杜工部詩》（臺北：大通書局，1974，上海涵芬樓借南海潘氏藏宋刊本）

8 明·傅振商編，清·王鳴盛評校，《杜詩分類》（臺北：大通書局，1974，影印明東海杜澗重刊本）。明·邵寶集註，《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臺北：大通書局，1974），卷 1「紀行類」列詩亦如《分門集註杜工部詩》之「紀行」，但 萬丈潭 列於卷 6 之「山河類」， 鳳凰臺 列於卷 7 之「動植類」。

以上幾種排序或分類的方式，除了第二種外，皆部分地視 鳳凰臺 與 萬丈潭 為一組詩作。它們或因同為遊覽詩，或因同在某一時期、某一地區寫成，或同不屬於紀行詩而享有共同的質性。嚴氏注意到鳳凰臺一詩介於 泥功山 和 七歌 間所產生的問題，並以地理位置及加注的方式來加以解釋，並以此定其為遊覽之作，未曾考慮到詩篇內容，因此不免牽強。⁹ 第四類分類法以較次要的特徵將二詩各自劃入不同的類別中去，同樣並未考慮到內容、結構等較深層的文本問題。事實上這兩首詩皆以在文化上具有密切關係的一對想像生物作為象徵，其形式及意義結構亦具有對比與互相補充的特質，因此本文即擬自其如何藉象徵來表義，與其如何以各種修辭策略來營構組詩的內在張力，藉以完整呈現詩人的內心世界等方面來做深入的探討。

二、鳳與龍的象徵意義及其特色

首先，我們要確定的是，在 鳳凰臺 和 萬丈潭 這兩首詩中所出現的鳳、龍為何可以被視為象徵而非單純的意象呢？

一般而言，絕大部分的象徵是以意象的面貌出現的，但其所以被視為象徵的原因有二：一是若以意象視之，作純字面的解釋，將無法完成解讀詩篇的任務。一是其須有外於此意象所能勾動之客觀且具體之真實指涉。¹⁰ 從這兩個條件看來，若將 鳳凰臺 中的鳳凰看成是真實的鳳凰抑或是作為祥瑞的鳳凰，並不能圓滿解釋詩篇的意義，因為就常理而言，詩人藉著鳳凰搬演的故事並非真實存活於自然界的鳥類所能完成，甚至，杜甫說要以自己的心血來哺育鳳雛一事，也不符合作為生物的鳳凰飲食所需；而若僅將其視為抽象的祥瑞動物，則其舉動也很難由任一個與鳳凰相關的典故推行而得。同樣

9 「《杜集》編次，此詩次 積草嶺、泥功山 之後，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之前，似當在成州東南至同谷道上作。然地在同谷東南十里，杜翁自成州南來之旅程似不應先繞經同谷東南。今檢各本標題下皆有原注：『山峻，人不至高頂』一句。按通道行，例不經高頂。杜翁此段行程諸詩皆無此類原注，惟此題有之，似為杜翁寓居同谷時遊覽之作，作於 七歌 之前，故次於成州東南來最後一詩泥功山之後，而實非旅程中所作也。」（案：嚴耕望乃依《杜詩詳註》本之次序），同註 1，頁 836。

10 Alex Preminger ed., *The Princeton Handbook of Poetic Term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74.

地，若只把 萬丈潭 中的龍視為蟄伏深淵的動物，也很難說明詩人何以如此期盼它在夏日乘風雲而騰出的原因；若將其純粹看作祥瑞的代表，也就不須再三暗示它正潛藏在潭底。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不得不將龍、鳳視為「既為其自身，也代表或暗示其他的物事」的象徵，才能繼續詩篇的詮釋活動。

（一）鳳凰臺 詩中「鳳」象徵之意義

鳳凰臺 一詩題下有杜甫自注云「山峻，人不至高頂。」¹¹ 這就告訴了我們，詩中所描寫的臺上情事，純為詩人之想像。這首詩可粗分為三段，第一段為前八句：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

開頭先詠鳳凰臺的地點與形勢，並將其與文王時鳳鳴之岐山並置，最後說願為國君上臺。杜甫所寫的鳳凰臺在同谷縣東南十里，相傳漢朝曾有鳳凰止息於此，¹² 而岐山則在今陝西岐山縣東北，¹³ 二者非同一地，而杜甫自首二句逕跳至次二句的線索是由「鳳凰」所生之聯想。「岐山鳴鳳」典出《國語》周語上，¹⁴ 意指鳳凰鳴於岐山，為周朝興起的瑞應。然而周朝與漢代的鳳凰俱已渺然而逝，岐山下賢明的文王，也不可再得。聽不到鳳聲，看不到西伯，使得詩人備感孤單空虛，不禁為此興起憂思。¹⁵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二句回頭說明鳳凰臺極高的地勢，高臺為雲氣所籠罩，益顯縹渺神祕。至此詩人再次提醒讀者，鳳凰臺上之景況非其肉眼可見，藉以呼應詩題下注並領起後二句。「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坐實了當地的傳說，亦即曾有鳳凰棲止臺上，詩人以此為前提開始創造屬於他自己的鳳凰故事。杜甫

11 同註2，卷3，頁15b。

12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20 漾水注 云：「濁水南逕槃頭郡東，而南合鳳溪水。水上承濁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中有二石雙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止焉，故謂之鳳凰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392。

13 《中國古典詩詞地名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岐山」條，頁378。

14 《國語》周語上：「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三國吳·韋昭注「鸞鷟，鳳凰之別名也。」（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30-31。

15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應為「西伯鳳聲今既寂寞，亦復悠悠」。「悠悠」此處以深思、悠遠（即時間長久）為宜。寂寞則為寂靜無聲、孤單空虛之意。

在此劈頭即表現了他報國無門的急切，萬丈之高的梯子當然是用來登上鳳凰臺的，但他上到臺上要作什麼呢？這裡並未解釋他是應君主的要求還是自告奮勇要做這件事的，不過從第二段的補充說明，應以自願的為宜。

第二段詳細鋪寫虛構的情節，欲以自己的心血哺育臺上的鳳凰孤雛。

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

心以當竹實，炯然無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杜甫擔心的是，在那高臺之上，可能留有失去母親的小鳳凰，它們每天挨餓受凍，啾啾哀啼。問題在於：第一，杜甫為何會擔心臺上的無母鳳雛呢？第二，鳳凰媽媽到底為何離開（或拋棄）自己的小孩呢？對於前一個問題，我們可以留到後面來談。至於第二個問題，杜甫似乎並未交代。但只要聯繫本詩第一段的內容，便可大致猜測詩人隱藏的深意。在第一段的結尾，詩人說要「為君上上頭」，可見這事原為君主的責任，他徒自心焦，卻無從效力。而君主和鳳雛又有什麼關係呢？從現實世界的角度觀察，君主和鳳凰或哺育鳳雛基本上是不相關涉的，但為使詩篇的解讀過程不致中斷，就不得不向「鳳凰」所象徵的意義來尋求答案了。本詩第一段提到的西伯與岐山鳴鳳，不但暗示了西伯作為一個仁君、¹⁶ 鳳凰為其瑞應，更由鳳凰的出現帶出其代表賢人君子的含意。¹⁷ 鳳凰是明君將興的表徵，如今鳳凰離去，是否即寓示明君之未興呢？這也就是說，一個就某種層面來說原本可以召喚祥瑞的君主，¹⁸

16 根據吳萬鍾的研究，文王作為一個賢明君主的典範，具有以下幾點特質：他手下人才濟濟、他為得天命之興國之君，又能教化人民。他認為「文王的這種形象不是在漢初人們的意識中開始形成的，而是早在西周初期人們的意識中已經產生，經過春秋戰國人們的不斷論及，在《詩序》中更具體化、形象化了。」見《從詩到經——論毛詩解釋的淵源及其特色》（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105。

17 臧振 論鳳鳥在周文化中的地位 一文指出：「在西周時期，《鳳皇來儀》、《鳳皇翔》、《鳳皇集》，都表達四方歸順的意蘊。它（指鳳皇）不是周人『崇拜』的對象，而是天子（明君）招徠的對象；不是王權、君權的象徵，而是賢人、君子的象徵。」《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7：1（1988.3），頁91。此外，杜詩亦常以「鳳」代指人才，如 夔府書懷四十韻「議堂猶集鳳」即云朝廷人才濟濟； 贈虞十五司馬「佇鳴南嶽鳳」稱人才出眾的虞司馬為鳳； 贈蜀僧間邱師兄「鳳藏丹霄暮」將鳳凰隱去指喻文妙位高的間邱均之歿。以上所引三詩見同註5，《杜詩鏡銓》，卷15，頁1004；卷7，頁540；卷8，頁579。

18 《詩經》大雅·卷阿：「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誰誰嗜嗜。」鄭玄箋云：「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孔穎達疏云：「以鳳皇興賢者：梧桐 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頁

卻怠忽了職責，而讓臣下乾著急，讓飢渴交加的鳳雛於人不可至的高處嗷嗷待哺，而除了國君之外，誰能上去呢？這些都隱微地表現了詩人對君上施政的掛慮與不滿。

至於「鳳雛」除了承接以上的意義脈絡而可指仍稚弱幼小的賢者外，亦自有其傳統之指涉。三國時的龐統才識過人，晉人陸雲幼年聰穎，皆有「鳳雛」之稱，¹⁹而後則用來稱美才士。杜甫詩中亦不乏以此來讚美俊才者，像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就稱忠義剛正、崇尚文儒的竇侍御為「鳳之雛」。²⁰因此這裡的鳳雛也就是能為國家棟樑的英俊人才。「饑寒日啾啾」的鳳雛正代表無人眷顧、不受重視的賢士，只有鳳凰媽媽（君主）可以哺育他們，因此杜甫就算再怎麼焦急也於事無補。至於這些賢士的心情如何，則由下二句的「飲啄慰孤愁」的「孤愁」可知。然而即便如此，杜甫仍不忍坐視不管，因此他以「剖心血」為綱，表明自己願提供鳳雛食物及飲水。此處的「剖心」乃合「剖心」與「心血」二詞而成：就「剖心」而言，用的是比干的故事——比干強諫殷紂，紂王一氣之下，剖開比干的胸膛，看他是否如聖人般有七竅之心。²¹且「剖心」亦有開布誠心、竭誠相見之意。「心血」則指所費的心思與力氣。兼用二者，既用以表示自己忠貞直諫如比干，也指自己忠肝義膽、為國殫盡思慮。根據《莊子》秋水 的記載：「夫鵠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可見鳳凰吃的是練實、飲的是醴泉。可是，杜甫提供的練實（即竹實）是他的心，提供的醴泉是他的血，這樣的表述，就把詮釋的層次提高到抽象的層級了。他形容自己

629。可見，若無梧桐則鳳凰無可棲者，同理，明君不出，賢人君子亦無可集之處。

19 晉·陳壽，《三國志》，卷37 蜀書·龐統傳 裴松之注引《襄陽記》云：「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臺北：洪氏出版社，1984），頁953。唐·房玄齡，《晉書》，卷54 陸雲傳：「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臺北：洪氏出版社，1984），頁1481。

20 《杜詩鏡銓》卷8，頁598。

21 《史記》殷本紀：「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3（臺北：洪氏出版社，1986），頁62。

的心「炯然」——光明正直，至於「無外求」則可有兩解：一是此炯然之心，可以讓鳳雛吃飽，不需要別的食物；一是此炯然之心，光明正大，完全無非份之要求。他又形容自己的鮮血為「清流」，和「醴泉」的意思相去不遠，但另一方面，「清流」又指勇於批評時政，反對腐敗而有名望、操守的人，也就是公正直言的知識分子。他認為由其炯然之心湧出的血提供鳳雛解渴，味道甜美，勝過醴泉，遠比所謂的清流品質還要更高。

這裡出現的問題是：為什麼杜甫認為他的丹心與鮮血可以用來哺育賢士呢？詩人並未正面提供答案，我們最多也僅能猜想：或許賢人君子知道還有像杜甫這樣的人願意竭盡心力聲援他們，多少有點激勵作用吧！不過杜甫在「飲啄慰孤愁」一句中，已經藉著「慰」字暗示了他的心與血非鳳之所需，只能慰解鳳雛精神上之苦悶。

接續這樣的語氣，杜甫在第三段中進一步的說明何以要以心血哺育孤雛的原因，並描繪鳳凰養成後可以完成中興大業的願景，最後以現在的慘況消沈作結：

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翎長，舉意八極周。

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

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

杜甫在這裡重新回到文王時鳳鳴岐山的線索，點出鳳凰原為王者之瑞應，所以他才願不辭犧牲生命護衛鳳雛。希望鳳雛吃了他的心、喝了他的血，快快長大，這樣方能很快看到它伸展長長的彩翼，縱意周遊八極——八極指畢至國土之極境，亦即全國皆太平無事。除此之外，鳳凰還得完成其他任務：它要從高高的天上銜得瑞圖以奉天子，它還要襄贊國事、輔佐君上。這裡的「瑞圖」是作為瑞應的河圖，²² 鳳凰銜圖以奉至尊，意指君主如黃帝一般，受

22 《易》繫辭上：「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參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頁157。《尚書》周書·顧命：「太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傳「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頁278。《尚書》中候：「帝堯即政，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色。」注「龍形像馬，甲所以藏圖也，其文赤而綠。」歐陽詢，《藝文類聚》，卷11引（臺北：新興書局，1973），頁341。《春秋元命苞》：「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收入清·黃奭輯，《黃氏逸書考》第19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頁55。這幾條記載中的河圖洛書等符命之書，皆可以作為王者受命的徵驗。

圖即受天命，是太平盛世即將出現的預兆。而「十二樓」原為崑崙山上神仙之居所，²³ 則鳳也和神仙有所關聯——或者它就是神仙，或者是神仙身邊的吉祥動物。但很有趣的是，這隻自天上十二樓飛下的鳳凰和原先在同谷縣鳳凰臺上的鳳雛到底有何關係？是鳳雛長大後回到天上還是鳳凰臺上即可視為天上？此外，「鳳以垂鴻猷」用的是鳳凰降臨劉穆之宅，相者以為是劉氏將輔佐皇帝之預兆²⁴ 的典故，這樣鳳可說是雙重祥瑞（既銜河圖又預示帝業光大）的徵象。而能顯現治國的偉大計畫的鳳，也應如相者之言劉穆之一般能「協贊大猷」，²⁵ 所以「鳳」在此的意義又與前面所說的「鳳雛」及「岐山鳴鳳」所含有的「賢人俊才」之意合流了。有了王者的瑞應與賢者之襄助，則中興之業可期，蒼生之苦可解。

詩篇至最後兩句時，從一開頭即全力營造的想像故事與美好的中興局面戛然而止，「群盜何淹留」既指明了現實的殘酷，也扮演了力道千鈞的斧槌，槌碎了杜甫之前所作的美夢。

綜上所論，鳳凰臺一詩中的「鳳凰」基本上採用了「岐山鳴鳳」中作為興國祥瑞、來歸君子的意義，以喻示王者之受天命，再加上「鳳雛」所指涉的胸懷大略、能協贊邦國之俊才賢士，大量融合了相關的典故，以奇幻的想像情節來寓託杜甫個人的孤憤與忠誠，其情節之安排超越了傳統中鳳凰的文化含義，形成詩人特有的表意機制，因而創造了更為寬廣的詮釋空間。

（二）萬丈潭 詩中「龍」象徵之意義

萬丈潭一詩可大致分為四段，第一段即以相當肯定的語氣，說潭底有

23 東方朔，《海內十洲記》：「崑崙 積金為天墉城，方回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為仙人所常居。」收入明·吳琯校《古今逸史》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百部叢書集成》第43冊，頁10a。漢·班固，《漢書》，卷25 郊祀志：「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臺北：鼎文書局，1987），頁330。此處的「神人」指「神仙」或「仙人」，如《史記》，卷12 孝武本紀：「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去求蓬萊神人。」同註21，頁219。

24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4「東莞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世居京口，隆安中鳳凰集其庭，相人韋叡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收入清·張海鵬輯學津討原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百部叢書集成》第751冊，頁7b。

25 「鴻猷」為「遠大的計畫」。《史記》，卷121 儒林傳 索隱述贊「興化致理，鴻猷克贊」，贊為佐助之意。同註21，頁1292。

龍潛伏，在萬丈下之水裡，藏於窟穴之中：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

杜甫之所以如此開題，乃據此地「俗傳有龍自潭飛出」的傳說而予以坐實。²⁶以「神物」稱之，表明了龍所具有的神異力量。接著杜甫用「顯晦」來解釋為什麼看不到神龍的原因，因為神龍有時潛伏、有時出現，現在正值蟄伏期，所以無法見到。而「顯晦」二字之義原為以明與暗來比喻出仕與隱居。靠著精心選用的語詞，杜甫巧妙地賦予了龍「政治」之意涵，並明白指出龍此時處於「暗／隱居（或不仕）」的情況。此外，「壓」字也暗示了龍在萬丈積水下所受的沈重壓力。

接下來的八句寫詩人自山上下至潭邊的經過與所見，主要在突顯人之渺小與山水之險絕：

踰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

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

杜甫說他為了下到潭邊，彎曲著身體、邁出局促的步伐登上懸崖，再側身順著唯一的一條小路從煙靄中下至萬丈潭邊。而潭邊空間極小，稍一後退即頂到大石。接著，杜甫開始形容絕壁對立的景色：彷彿刀削的石壁一直伸入潭水之中，好像進到了一片虛無裡，只見倒映水中的壁影輕輕蕩漾。既然到潭邊的路如此危險，為何杜甫還執意要下去？若接上第一段來梳理，也許他受了潭水散發的神秘感吸引，而渴望到潭邊好有機會更接近潛蟄在水底的神龍。而「洪濤」一詞，本以稱海，²⁷這裡用來形容潭面之廣大，則補充說明了萬丈潭不止深不可測，也寬闊如海、漫無涯際。

第三段寫潭面及四傍之景：

黑知灣濃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

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

前兩句句法別致，以顏色為每句第一字，特意突出詩人首先是被顏色吸引而再予以注意的。水有黑有亮，黑者不可見底，清者光影閃爍。這裡不僅描繪了

26 《杜詩詳註》引《方輿勝覽》：「萬丈潭，在同谷縣東南七里，俗傳有龍自潭飛出。」同註 5，頁 701。

27 木華，海賦：「洪濤瀾汗，萬里無際。」洪濤即巨大的波浪。見梁·蕭統編，張啟成、徐達等譯注，《昭明文選》，第 2 冊卷 12（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頁 688。

潭水之深，且充滿危險的暗流，更加深了前面下潭時的艱難程度。接著再寫由潭面仰望天空所見的孤雲與飛鳥：孤雲擬人，一朵孤寂的浮雲走到潭水上方的天空，如同深入幽靜曲折的巷子一般；飛鳥怎麼高翔，也飛不出兩崖之外。除見兩山之高外，也呼應了上段的「凌垠堦」與「兩壁對」，並補充「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澗」兩句所描寫的、深插入潭的山壁高峻的情形。再來杜甫細意繪寫環潭的樹林藤蔓，他將高懸的藤蘿比喻成將潭水團團圍住的布幕，又把寒冬的樹林比成一面面飄揚的旗幟。他又仔細地觀察了潭水的進出情形，他注意到潭水是由遠處曲折而來的河水流入的，但岸邊潭底的岩穴又暗暗地把潭水急泄出去，這樣的活水才能維持前面所說的清澈水質。

最後一段杜甫發抒了此次遊潭的感想：

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
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暑天過，快意風雲會。

詩人把這次萬丈之遊視為一次具有獨特意義的事件：首先，此遊使他成為第一個造訪此一幽靜無人的絕境並在此發興的詩人；其次，在華州棄官之後，他的心裡一直存有深重的憾恨，原以為年暮途窮，一切都已無望，沒想到此遊卻扭轉了這樣的想法。而無人之境也暗寓著有神物之地。杜甫並未明白告知其稱斯遊為「最」的原因，但他接著馬上寫渴望夏天來臨、得見神龍的心情。這種渴望應該也是他稱此遊為最的原因之一吧！

杜甫在詩篇的結尾呼應了開頭所點出的神龍，綜合其所呈現的龍之處境與整首詩的語境可以知道，萬丈潭詩中的龍是神異的生物，杜甫遊潭的時候正值深冬，所以它被巨石阻礙，只能蟄伏在潭底的窟穴中，等待夏天到來，騰空而起與風雲際會。

現在，我們要回過頭來，依據詩人所提供的有關「龍」的訊息來探討它所代表的意義。首先，萬丈潭中的龍是潛蟄不出的，而且杜甫最後期望它能自潭飛出，這與儒家經典《周易》乾卦中描述的龍由潛隱至飛升的過程極為相似，而《周易》是舊時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對他們有著重要的影響。乾卦設定的六個階段是：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九六，群龍無首，²⁸ 這些都自有其

28 《周易》，同註22，頁8-10。

所對應的人事情境。²⁹ 杜甫所說的「龍」，至少和潛龍勿用、飛龍在天關係密切。「潛龍勿用」照 乾卦·文言 引孔子的解釋是：「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³⁰ 談的是隱居之士的處身之道，和杜甫此時的處境相同。「飛龍在天」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³¹ 是以「物以類聚」的道理推演出聖人在位而天下平治的情況。這其中不但「雲、風」和「風雲會」有關，代表乘時興起，也以龍之飛騰與變化來喻示事業的登峰造極。

再者，龍也常用來作為人才的代稱，杜甫就曾以龍比擬地位顯要、文章超妙的閻邱均，³² 或是不受重用的賢士，³³ 又以在水中蟄藏的蛟龍比喻不出仕的蘇溪。³⁴ 因此，在杜甫個人的象徵系統中，藏於水中的龍是隱居不仕或不得志的賢者。這些人等待的是可供施展身手的時局：例如 奉贈嚴八閣老就以「蛟龍得雲雨」稱嚴武得到皇帝的賞識，於三十一歲之任給事中，³⁵ 更有趣的是，他在 偶題 一詩中以困於暗黑的池水中、不得乘雲飛騰的龍自喻不得施展政治上的抱負。³⁶ 這兩例所用的典故，皆出於周瑜以「蛟龍得雲雨」指劉備得關、張之助，將大有作為之事，³⁷ 廣義的說，就是比喻賢才

29 如《周易》乾卦·文言：「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同註 22，頁 15。

30 同上註，頁 13。

31 同註 29，頁 15。

32 贈蜀僧閻邱師兄：「世傳閻邱筆，峻極逾崑崙；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杜詩鏡銓》卷 7，頁 540。

33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近呈蘇澳侍御：「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即以鳥雀比庸官、以蛟龍比賢士。《杜詩鏡銓》卷 20，頁 1363。

34 君不見簡蘇溪 勸蘇溪出而用世：「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 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杜詩鏡銓》卷 16，頁 1104。

35 「蛟龍得雲雨，鷗鷺在秋天」，《杜詩鏡銓》卷 4，頁 319。

36 「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杜詩鏡銓》卷 15，頁 1011。

37 《三國志》，卷 54 吳書·周瑜傳：「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同註 19，頁 1284。

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機會。

杜甫在《萬丈潭》一詩的開頭即肯定了潭底神物的存在，正因其為「神物」，是以能變化無方，也才能確知其此時雖處於潛藏期，但終有騰出之日。同時，它的處境是既為「巨石所礙」、又受潭水重量之壓迫。而「高蘿成帷幄，寒木壘旌旆」，又刻意營造潭水為軍中帳幕或宮室帷幕所圍，四周飄揚著表彰大夫的旌旗或是壯盛的軍旗。帷幄與旌旆和軍隊、政治、宮室有關，刻意藉此喚起讀者的類似聯想，也就間接暗示了潭中生物的身分了。再下來，「何當暑天過，快意風雲會」可以有重疊的解釋：什麼時候才能在炎暑來到，看神龍稱心如意與風雲際會 / 我稱心如意地看神龍與風雲際會 / 我稱心如意地與風雲際會。因為它的多義性，使得龍所指涉的象徵意義也有較多的可能：龍是不得重用的賢才，他們或為文官、或為武官，杜甫希望能看到他們為君主所任用，大顯身手。或者杜甫認為自己即為賢才之一，雖然目前潛隱不仕，飽受失意之苦，但仍期望能有揚眉吐氣、為國效力的機會。

(三) 萬丈潭 及 鳳凰臺 中「龍」「鳳」象徵的創新與其效果

一般來說，象徵是一種表義的方式，在象徵中，被顯示的部分(通常是真實的物象)靠著聯想的作用來表示較其本身更形豐富的或其他的(通常是非物質性的)事物。³⁸這也就是說，象徵將某種理念或性質具體化了。若把象徵中被顯示的部分稱作甲，其所顯示者稱作乙，那麼，文學作品中的象徵是否成功，除了其可被感知的具體事物(即甲)是否提供足夠的訊息來暗示乙之外，還應檢視二者之間是否能達成「具體物象與抽象情思的共參共鳴」、及作者「對象徵意蘊的開拓」和是否「誘發讀者去探求超越形象本身的意蘊」。³⁹

象徵大略可分為三種，它們或屬於自然世界、人類身體，或為人所構建的。很明顯的，《鳳凰臺》和《萬丈潭》詩中的龍、鳳，非為前二者，而是具有濃厚文化意涵的人為構建物。所以，我們仍須觀察作者如何在傳統的義界中選取其所需的部分，並保留廣大的聯想空間以建立詩篇的豐富意蘊。

1. 杜甫畫定之龍鳳象徵義界

「鳳」與「龍」所牽涉的典故，為數眾多，但在這兩首詩中，杜甫所使用

38 同註10，頁273。

39 嚴雲受、劉鋒杰，《文學象徵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頁4。

的主要是鳳為王者祥瑞、賢人君子；龍為君子，其飛蟄即代表君子的顯晦。⁴⁰即便如此，在前二節中詳細列出的、確為杜甫所使用的龍鳳典故，也仍存在著舉不勝舉的其他例證。以「鳳」而言，像《春秋孔演圖》「天子官家以賢舉，則鸞鳥在野，為世嘉祥」；⁴¹或《禽經》「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為之長飛則群鳥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⁴²以「龍」為例，《易經》乾卦九二、九三、九四等處於潛龍與飛龍間的各個階段也與其意義關係密切。這種現象表示讀者在探詢此二象徵的真正意義時，是隨時可以找到文化傳統中更多的支持例證的，這也就提供了讀者一個持續思索和豐富其內涵的機會。

在追索這些在義界內的含意時，讀者也須時時警覺，因為稍一不慎，即有可能超越作者所畫定的範圍，而與詩篇的理路扞格不入。我們就以乾卦·文言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為例，孔穎達正義在此講聖人與萬物間的感應，⁴³後來則以帝王為九五之尊，藉由自然感應的原理談帝王的受命，⁴⁴以龍為帝王的象徵極為普遍，此象徵亦由乾卦之意演變而來，但卻無法納入萬丈潭的龍之象徵義界內。因為，如果龍代表君王的話，要如何解釋它在沈潛狀態下所代表的意義呢？

2. 對象徵意蘊的創新與開拓

(1) 以物象為主來創造故事，使每一個情節轉折皆具新的象徵指涉

最單純的象徵，是以一個小事物來喻示大事物，如用十字架來喻示基督教、以狼來代表凶殘狠毒，這個小事物維持著靜定的狀態，並未有任何變化。可是本文所討論的「龍」、「鳳」，卻非如此。它們基本上有其擷取自傳統的意義，但在作品裡面卻是不斷變化著的。鳳凰臺的「鳳」尤其特殊，詩人以離奇曲折的敘事手法，吸引讀者的注意，並創造了更多元的詮釋空間。

首先，詩人告訴我們，鳳凰臺上可能有失去母親照顧的鳳凰寶寶，它們因為饑渴難耐，正發出淒慘的啾啾聲呢！鳳凰的這種處境，是所有有關的典

40 有關二詩中所使用的典故，請參見前二節的解析。

41 《中國吉祥圖案》（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4），頁208引。

42 舊題周·師曠著，晉·張華注，《禽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7冊，頁679。

43 同註29，頁15。

44 南懷瑾、徐芹庭註譯，《周易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21。

故皆未曾提到過的。接下去，詩人又進一步敘述自己對鳳凰的態度：他願意把心當作竹實、把血當作醴泉來哺育小鳳凰。我們只知道傳統中鳳凰吃竹實、喝醴泉，卻從未聽過可以把人的心與血作為它的飼料與飲料。後來詩人又說，鳳凰長大了，就能張開長長的彩翼，縱意八極。還能口銜瑞圖，從天上的十二樓飛下來，把圖獻給皇帝，並垂示治國之大道。而所有的相關典故也沒有談過鳳凰的成長，至於《詩經》大雅·卷阿 雖曾有「鳳凰于飛，翩翩其羽」的描述，但也未曾指明鳳凰曾繞行八極；「鳳凰銜圖」一事雖見於《春秋元命苞》，不過「銜圖置帝前」的鳳凰則不知其是否由天上十二樓而來，至於「鳳以垂鴻猷」則以劉穆之的故事增附其中。以上由鳳凰所搬演的故事、所呈現的動作，不僅為詩人之獨創，而且還綜合、改變並開拓了原有的典故內容，而擁有更為特殊而多采的指涉。

但詩人在敘寫這整個虛構的故事時，仍不忘以具體、清晰的細節來表現故事的生動與臨場感。就以「剖心血、供飲啄」這一段來講，不但描寫得血肉淋漓，如在目前，既重現了比干剖心的場景，也將鳳凰食竹實、飲醴泉的清高潔淨的畫面，轉成啄心飲血的慘烈場面，以見其報國之忱與心裡無以形容的痛苦。而且，杜甫在詩末直言欲國家太平，乃其「深衷」所願，也呼應了「剖心」之說的真摯無偽。

(2) 象徵的內容彼此補強、形成嚴密的詮釋網路

從 鳳凰臺 的上下文可知，鳳凰一開始即和西伯一起出現，確定了它為王者祥瑞的位置，而詩篇中間提到的「醴泉」在古代也被看作祥瑞的預兆，到了更後面，詩人就直接說出——「所重王者瑞」，確認了這個意義。而原來鳳凰只鳴於岐山之下，即有文王之興，而今鳳凰繞行國土之八極，不就表示天下將會如何昇平了嗎？而鳳凰所銜之瑞圖可為視作王者受命徵驗的圖讖，也可為伏羲據以作八卦的河圖，也許還是後面提到的治國之鴻圖。而伏羲王天下，堯即帝位，均有龍馬出河之瑞，後世即用作稱頌帝王即位的典故，這又與鳳鳴岐山為文王將興的事蹟頗為類似。再者，作為鳳雛的龐統等賢才，與前面鳳鳴岐山以喻賢人來歸與劉穆之的襄贊國事又都能彼此呼應、互相補強，形成一個嚴密的網路。這些都是作者在塑造象徵時獨運的匠心。

至於 萬丈潭 的龍是潛藏在潭水中，但詩人採用了相當隱晦的寫作策略，除了首尾兩見寫龍的詩句外，中間部分皆用以細繪潭景。不過，正因龍

蟄深潭，因此就某個層面而言，寫潭即是寫龍。

首先，杜甫是從潭側峭壁開始寫他如何下到潭面，再細觀潭面、仰視潭上的天空，進而環顧潭水四周而至遠處，他這麼周延的刻劃萬丈潭的景致，並用難字和拗口的詞句表達萬丈潭形勢之險，目的便在藉此側面烘托神物居處之怪特。而其對潭水的觀察，也就暗示了龍的奇異：「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談活水出入的管道，乃極幽微的動作，這表示神龍所蟄居之深淵非一潭死水，而是隨時有進有出、通流不斷的活水，因此那深藏的龍不也具有外人所不能知覺的生命力，正準備俟時而動嗎？而同時，詩人所描寫的萬丈潭，亦與潛龍的處境互相呼應，如寫下到潭邊時容身的空間極小——「卻立蒼石大」，和後面解釋神龍何以不出乃為巨石所礙，就具有彼此作註的效果。

(3) 善用富含暗示性的語詞激發各種相關的聯想

萬丈潭之「龍」象徵所直接關涉的典故比較不容易直接予以標明，而常以字句的暗示來牽動各種相關的聯想。就以「閉藏」為例，其原意為閉門隱藏，這裡指的是神龍隱藏在潭底。然而，「閉藏」也指寒冬之三個月，語出《素問》四氣調神大論：「冬三月，此謂閉藏」，⁴⁵其注云「草木凋，蟄蟲去，地戶閉塞，陽氣伏藏。」⁴⁶這和杜甫遊萬丈潭正在冬天相合，而「蟄蟲去」也呼應了潭底的蟄龍。還有，此處所說的「陽氣伏藏」又和其所使用的《易經》乾卦的解釋相關：乾卦·文言「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是以潛龍來代表匿伏地中的陽氣，或即為「君子終日乾乾」的自強不息之行健精神。再者，龍自深淵飛升至天，是一個重大的變化，而一般也常用「龍變」來比喻人自賤位升騰。⁴⁷還有，「蟄」為「蟲類伏藏洞穴不出」，然而此處用來形容龍之潛伏不出，不免令人想起《易》繫辭下所說的「龍蛇之蟄，以存身也。」⁴⁸而潭底神龍，所以不出，不就因為受巨石阻礙嗎？再來，「風雲」表面上是指風與雲，皆為神龍騰興所需之自然條件，「風雲會」即此二條件之俱足，然而「風雲會」又可指同類相感，並以喻際遇得時。還

45 《素問王冰注》，第1冊卷1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頁7b。

46 同上註。

47 《史記》，卷90 魏豹彭越列傳：「太史公曰 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同註21，頁1058。

48 同註44，頁400。

有，本詩開頭所稱的「蟠龍」為盤迴彎曲的龍，但依《尚書大傳》虞夏傳的記載：「於時八風循涌，卿雲藂藂，蟠龍僨信於其藏。」⁴⁹除了有得勢飛騰之意，還與詩末的「風雲會」互相照應。更有趣的是，在上面的引文前，也說「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離，鷓鷯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和 鳳凰臺 中作為王者祥瑞的鳳凰亦有互相支撐、呼應的作用。其他如以帷幄旌旆形容潭周樹林與藤蘿等，亦皆自有其暗示之意旨。

至於在 鳳凰臺 詩中，詩人一開始，就在唐朝乾元二年（759）的鳳凰臺利用想像將場景拉回西伯之時，並突出了王者與瑞應逝去之後的寂寥與感慨。他所提到的「西康州」在寫詩時已非正式的行政區域名稱，這是否暗示使用這個名稱的時代如西伯與鳴鳳一般，已為過去式，為不可追回之盛世。⁵⁰

再如，「心血」一般習用為在某事上所投注的精神與努力，原為抽象的用法，但杜甫不但保留這種意義，還將其拆開，回到實質義上再作發揮，所以才有以心為竹實、以血為醴泉的論述出現，也因此才能呈現殷紅／清白的顏色與含義之對比與互為補足。另外，「鳳以垂鴻猷」的「垂」字，此處指留傳。但不要忘了，我們稱顯現徵象為「垂象」，和 鳳凰臺 「鳳為王者徵象」的主題關聯極深，⁵¹ 這些都是藉由語詞來喚起讀者聯想，進而獲取更深層之認識的重要機制。

（4）以坐實當地的傳說，來暗示龍鳳之確實存在

照蔡夢弼的說法，鳳凰臺和萬丈潭其實位居一處：「同谷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⁵² 因此這兩首詩是在同一個地方所寫的。而杜甫雖以傳統中的「龍」、「鳳」象徵作為其構思的基礎，但在另一方面，他卻賦予其極具現實性的背景。鳳凰臺相傳是漢世鳳凰止息之地，而

49 舊題漢·伏勝撰，鄭玄注，《尚書大傳》，虞夏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頁393。

50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40 地理志四：「武德元年，以縣（即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元年州廢。」（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頁1036。武德為唐高祖年號，貞觀為唐太宗年號。

51 梁·沈約，《宋書》，卷2 武帝紀中：「至於上天垂象，四靈效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頁47。

52 《杜詩詳註》，同註5，頁701引蔡夢弼語。

當地的傳說以為萬丈潭曾有龍飛出，杜甫由這兩個傳說出發，開始想像地描寫臺上的鳳凰與潭中的神龍，使人更願意相信這兩種生物確實存在，也連帶增強了讀者意欲探究其所指涉的動機。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杜甫在象徵形象的塑造、象徵意蘊的開拓及象徵內容的繫聯等方面，都有個人的創新。我們總結這兩首詩中藉龍、鳳所表達的意思，不外是說他如何的愛國、為了百姓的幸福，他是赴湯蹈火，在所不惜。只是，這樣的表達不但太過直接、易流為陳腔濫調，也不如借用象徵來得委婉曲折、餘韻無窮。再者，一般的修辭習慣是由具象到抽象、由實指到象徵，杜甫則反其道而行，以象徵意義為起點而回返到其實際的物質層面，使得原先以抽象意義為主的傳統象徵具有可以感知的具體性，進而突顯了其栩栩如生的質素，吸引讀者持續的注意並願意探究其深層意蘊。

三、 鳳凰臺 與 萬丈潭 可以並列討論的原因

(一) 以互補、對比之手法彼此完成

鳳凰臺 和 萬丈潭 這兩首詩在很多方面繫聯皆極深，詩人以虛實並濟、濃淡兼用的手法，使二者之意義互相補強，並在對比之中尋求統一。

首先，我們可以從最普遍的文化層面開始。眾人周知的「龍鳳呈祥」，即是「以龍和鳳和諧相處、形成對比的形式，表達陰陽交合、和諧統一的深層觀念」，⁵³而在詩中出現的龍、鳳象徵也取其同為祥瑞之義，而以一對想像生物的姿態出現。⁵⁴再進一步說，龍鳳同屬四靈，⁵⁵龍能變化，鳳能治亂，不僅為中國流傳已久、深入人心的想法，也和這兩首詩裡的龍鳳功能若合符節。

而且，龍鳳也都用以指稱人才之俊秀，例如張華曾語陸機云：「君兄弟

53 王東，《中國龍的新發現：中華神龍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239。

54 《易經》乾卦 九五云：「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說龍飛為有利於見到大人的象徵。所以此處的龍和鳳鳴岐山的鳳一樣，是賢者出、利於興王，故被視為天下大治的瑞應。葛承雍，唐代龍的演變特點與外來文化：「龍作為一種吉祥圖案飾紋，在唐代居於『靈物』、『瑞獸』的顯位，也被塗上濃重的神話色彩。」《人文雜誌》，2000：1，頁69。

55 《禮記》，卷22 禮運：「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頁436。

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⁵⁶王僧虔說王家門內，有人才優秀如龍鳳者。⁵⁷而這個意義也正是 鳳凰臺 和 萬丈潭 中主要的象徵意義。

二首詩的形式也存在著同中見異的情形，它們的句數相同，共 28 句，但 鳳凰臺 全篇押平聲韻， 萬丈潭 押仄聲韻。

再就二詩的布局來看， 鳳凰臺 起首即寫鳳凰臺之形勢，但只著意寫其高峻一點，隨後遂縱筆演繹神話般的虛構情節，只於最終回到臺下久立的自己，以簡筆點出現實的不如人願。相反的， 萬丈潭 則在開頭和結尾處寫想像中確實存在的神龍，中間隨物賦形、細繪潭景，全面刻劃了山水的整體形勢，可說幾無遺漏。詩人立於鳳凰臺下所作的種種如在目前的生動刻劃，其實純為神遊臺上之作，但到了萬丈潭則是親身行遊於山水之中。所以， 鳳凰臺 以實筆寫虛幻之境、以疏筆寫目前之山勢，而 萬丈潭 則以工筆寫水景、以淡筆寫不可見的神物。且 萬丈潭 潭面煙霧瀰漫，水底蛟龍潛蟄，充滿了神秘之感，完全不同於 鳳凰臺 述寫地貌與故事之清晰明快。此外，臺潭雖在一地，但臺極高、潭極深。杜甫自言「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鳳凰臺上）」，這裡的萬丈與 萬丈潭 相呼應，說明了一為高萬丈之山，一為深萬丈之水。然而鳳凰臺是「山峻，人不至高頂」，杜甫也未提到自己是否已登臨至半途，後因無路而返，但他確實盡可能地下了萬丈潭邊「山危一徑盡」，只是最終，無論臺頂或潭底，二者皆仍不可至、不可探尋。

由於置放象徵的背景不同，我們也看到了杜甫因此採用的象徵塑造策略之差別：他對鳳凰的行止、感情與處境，詩人與鳳間的互動描寫得詳細逼真，甚至出現了血淋淋的慘烈畫面；但寫龍則空澹輕靈，除了神龍現今潛蟄水中、之後可能騰升外，並未多費筆墨。而且， 鳳凰臺 的典故密集層疊， 萬丈潭 則以各種可能的暗示來呈現其所隱含的深意。

有些詩句，不僅支持、補充了該篇詩意，更跨越詩篇的分界作相似的工作。「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除了加強前面所言「跼步凌垠堦」與「岸

56 《世說新語》賞譽八 第 19 則，余嘉錫選注，《世說新語箋疏》（臺北：王記書坊，1984），頁 430。

57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卷 33 王僧虔傳：「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頁 599。

絕兩壁對」外，也讓讀者了解那深深插入潭水的山壁高度到底如何驚人——「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澗」，它更具有補充 鳳凰臺 詩中「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的作用。因為鳳凰臺兩山壁立，其下泓澄萬丈，即為萬丈潭。

至於 鳳凰臺 所云的生動故事，寫的句句似真，但詩人早已先提醒讀者「『恐』有無母雛」，表示其為虛構； 萬丈潭 一開頭即說「神物有顯晦」，已然坐實當地的傳說，但讀者憑常識亦能判別其真假。然而不管詩人如何在這敘述上玩著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把戲，以萬丈潭之深、鳳凰臺之高，縱使詩人所言為真，恐怕永遠也無法加以證實。杜甫之所以如此，應該是藉此來表現那目不可見、耳不得聞，卻真實無妄的內心之願望。我們只要看這兩首詩皆以龍、鳳之快意風雲、展翅高飛為其深衷所願，就可以明瞭詩人真正的用意了。另外，這兩首詩一云「安得」、一云「何當」，皆表明了詩人期盼能有途徑表現自己的忠忱及伴隨而來的不確定感。

（二）龍 / 鳳聯手演出杜甫的內心世界

這個部分主要在探索杜甫在 萬丈潭 和 鳳凰臺 中到底想利用龍、鳳象徵來表達他自己的何種想法。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在這兩首詩中詩人和「龍」、「鳳」的關係。

在這兩首詩境中的杜甫，不是以龍或鳳的身分發言，他和它們中間仍維持著人與物的分際，只是 鳳凰臺 裡的他，是亟欲哺育鳳雛、對其抱有無限期許但卻無處著力的人；在 萬丈潭 中的他，則是一心盼望潭底潛龍能得時飛騰的遊客。這樣的關係也就是杜甫據以表現其內心世界之巧妙設計。

事實上，從 鳳凰臺 一詩的開始提到西伯時，鳳凰所象徵的意義亦即初步被限定在政治的範疇中了，此詩所引用的相關典故，也一再證明了它所隱含的政治指涉，而 萬丈潭 中的龍也必定要放在政治事業的意義上來理解，才能作前後統一的解釋。

我們把這兩首詩放到詩人的創作年表中來觀察，從幾個方向來探究杜甫這時對個人事業與政治情勢的看法。

第一，是他辭去華州司功、棄官西征的心理狀態。

萬丈潭 詩末云：「告歸遺恨多」，可見在萬丈潭時，他想起的是辭官歸隱後的悔恨。淹留秦州之際，杜甫就已對此作過多方的思慮了。他寫在秦

州碰到的隱士阮昉，稱讚他的安貧與詩才，⁵⁸ 他嚮往東柯谷的幽靜，把它寫成世外桃源；⁵⁹ 希望自己能如龐德公一般，在此隱居；⁶⁰ 並藉苦竹來讚美避世之君子。⁶¹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談到選擇隱居自有其苦衷，乃是礙於現實、不得不然的決定：他說龐德公節苦才高，但畏網罟不得不隱，⁶² 其實間接影射了自己因救房琯而得罪一事；⁶³ 他勉勵高適、岑參發揮才能，為國效力，說自己因病不得不作歸隱之計。⁶⁴ 有趣的是，在 遣興 三首之三中他竟然訝異於鹿皮翁的甘於隱居，而大聲疾呼歸藏的賢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才力，先後無醜好」。⁶⁵ 這看似前後不一、搖擺不定的論述，正說明了他徘徊於仕隱之間的矛盾。

杜甫秦州詩的另一個主要關懷為賢者失志。他懷念流放夜郎的李白，認為他為善而有惡報；⁶⁶ 他擔心貶為臺州司戶的鄭虔難以生還；⁶⁷ 他更以蒹葭為喻，抒寫了賢才不為世用的痛苦，⁶⁸ 這些和龍鳳的象徵意義可說是息息相關。

第二，他對當時君主——唐肅宗的看法。

杜甫對當時的政治環境，有相當尖銳的批評，事實上，賢者之所以失志，也就是在上位者昏庸無能所造成的後果。他認為朝廷不能任用如李廣般的將軍來平定亂事；⁶⁹ 勸告肅宗要專任賢士；⁷⁰ 甚至批判了肅宗以幼女許嫁

58 貽阮隱居，《杜詩鏡銓》卷5，頁412。

59 秦州雜詩 十三，《杜詩鏡銓》卷6，頁432-433。

60 秦州雜詩 十五，《杜詩鏡銓》卷6，頁434。 佐還山後寄三首 之一即表示欲隨其姪杜佐隱居東柯谷，《杜詩鏡銓》卷6，頁460。

61 苦竹，《杜詩鏡銓》卷6，頁451-452。

62 遣興五首 之二，《杜詩鏡銓》卷5，頁419。

63 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杜詩鏡銓》附《杜工部文集註解》卷2，頁1514。

64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杜詩鏡銓》卷6，頁465-469。

65 《杜詩鏡銓》卷5，頁414。

66 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杜詩鏡銓》卷5，頁415-417、437。

67 有懷臺州鄭十八司戶：「從來御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杜詩鏡銓》卷5，頁417-418。

68 蒹葭，《杜詩鏡銓》卷6，頁451。

69 秦州雜詩二十首 之十九：「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杜詩鏡銓》卷6，頁435。

70 遣興二首 之二以良馬喻賢才，希望國君多所措意，《杜詩鏡銓》卷5，頁422。

給回紇可汗的和親政策。⁷¹ 他的批評分貝也高張至一種激烈的嘲諷，藉著貶低自己來突顯肅宗的師心自用：「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⁷²

因此，鳳凰臺中的杜甫就藉著自己想要哺育鳳雛的心意來表明痛惜賢才的一貫立場，他既能體會無母雛的孤苦伶仃和憂思百結，也表明了自己願貢獻一切來幫助它們，而且是赤膽忠誠、絕無私心。這裡用到「炯然無外求」與「豈徒比清流」，隱然有自我表白與暗中評論的意思。前面一句當與竭盡心力營救賢人而遭小人中傷、疑其有圖謀私利之意有關，後面一句則暗示了自己的人格比所謂的清流還更高尚——可能他認為當時的大臣並未盡到為國惜才的責任。因此，狹義的鳳雛與整個哺育的情節，與杜甫竄歸鳳翔後冒死救房琯一事應有相當程度的關聯。⁷³ 而且，當時肅宗因杜甫言詞急切，大怒之下將他交付三司推問，幸得宰相張鎰與御史大夫韋陟營救，才獲赦免。此後自然不得皇帝的歡心，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在京城任左拾遺半年後，也因被視為房琯之同黨而出為華州司功。⁷⁴

鳳凰臺詩後段說詩人一心希望鳳雛長大後，能「再光中興業」，這裡是指唐朝自安史之亂爆發後，國力大損，生民塗炭，肅宗繼位雖有中興之志，亦已收復兩京，但餘孽未除，所以杜甫說此中興之業仍須再接再厲。他對肅宗的期望是「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⁷⁵ 不過再光中興業的先決條件是細心照護鳳雛，待其茁壯成長後，才能成為祥瑞、為國籌謀，以為盛世的表徵。但我們再回頭看看鳳雛的處境，實在是飢寒交迫、困苦不已，而且，杜甫已在詩篇的前面說到「為君上上頭」，可見鳳凰臺上是國君管轄的領域，不是杜甫可以上去的，而高達萬丈的臺頂，也隱喻君王所居太高，非詩人身為一介平民所能上達。這也就是說，原本照顧鳳雛是國君的責任，現在國君

71 即事，《杜詩鏡銓》卷6，頁446。

72 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二十，《杜詩鏡銓》卷6，頁436。

73 《讀書堂杜詩集附文集註解》「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下注云：「公與朋友真以性命殉之，當即指救琯遭貶事。」全詩後注云：「觀無母雛，便是賢臣而不得於君者，或謂房琯、張鎰輩也。」同註5，卷6，頁756。

74 「房琯自至德二年五月罷相，貶為太子少師，仍為異黨不容，至乾元元年六月，又遭彈劾，貶秩為邠州刺史，當時凡和房琯有關係的人，視為一黨，同遭貶謫。例如國子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少尹嚴武，貶巴州刺史。」劉維崇，《杜甫評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41。

75 住在，《杜詩鏡銓》卷14，頁1000。

失職，杜甫明知不對，也無法越俎代庖，只能在旁空自焦急。這種無處著力的焦慮，在引用「剖心」的故實時，有了更深刻的發揮：原本比干以死諫諍紂王，紂王大怒，謂聖人心有七竅，遂剖其心以觀之。⁷⁶但杜甫在這裡說他願意自行剖心出血，不是應國君的要求，而是自告奮勇。換句話說，他因當時並未任官，所以連當面直諫、欲求剖心的機會都沒有。因此，在這首詩中所呈現的他與鳳及君主的關係就很清楚了，他既無權位來照護賢人君子，他也沒有機會輔佐皇上，他僅能站在邊上，憂心如焚。按照杜甫的理論，要中興是不愁沒有人才的，問題在於是否能任用賢人而已：「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⁷⁷所以，他在這首詩中對君主的批評是很嚴厲的。證諸當時的局勢，安史之亂爆發已近五年，但就在這年的正月，史思明稱燕王，九月竟繼安祿山之後再陷東都，賊兵來勢洶洶，看來短期之內難望弭平。杜甫愛深責切，言辭不免偏激。

鳳凰臺 的開頭四句「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把同谷（即西康州）東南的鳳凰臺和西伯時鳳凰來儀的岐山連接了起來，而此岐山正屬唐肅宗在靈武即位、後於至德二載（757）幸至的鳳翔府治下。⁷⁸杜甫為什麼要把這兩個地方連繫起來呢？因為在他的平戎策略中，「恢復兩京，有待安西、隴右邊防軍之入援也」，⁷⁹而同谷正居於樞要位置：「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隘」。⁸⁰弱水即「今張掖河，謂通河西道也。枹罕指河州，在今臨夏縣，謂通隴右道也。兩道為精銳邊防軍所駐，東通鳳翔。」⁸¹這也就是說，鳳翔和同谷在軍事上有著極密切的關係，而在鳳凰臺下的杜甫之所以遙思北方的鳳翔，至少有幾個原因：一是此詩中的鳳既象徵賢人，則他便極可能是詩人在鳳翔時上疏所救的房琯、或是以房琯為代表的賢臣能士；再者，詩人所期盼的鳳凰高翔、天下太平的

76 同註 21。

77 述古 之三，《杜詩鏡銓》卷 10，頁 690。

78 《新唐書》，卷 37 地理志 第一「鳳翔府扶風郡，赤上輔。本岐州，至德元載更郡曰鳳翔，二載復郡故名，號西京，為府。 縣九：天興、岐山、扶風、麟遊」，同註 50，頁 966。

79 同註 1，頁 820。

80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杜詩鏡銓》卷 3，頁 310。

81 同註 1，頁 820。

局面，也正是「鳳翔」此一地名的字面意義，這表示了他對肅宗中興唐室的殷殷期許；還有，鳳翔所在的岐山，更寄託了杜甫理想的政治世界。

杜甫在這裡懸置的王者典範便是以西伯為主的君主，他們包括了後面所提到的接受鳳凰獻圖的黃帝，甚至可能是王天下的伏羲、帝堯、帝舜等。⁸² 這些不僅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統治者，也以其德治之成就廣受後人尊敬。其中，更以文王為仁君的代表，他的手下賢才濟濟，和詩中失職的君王恰成對比，杜甫在這裡有意以這些明君來突顯唐肅宗的顛預無能。孔子追求有道的盛世，可惜時無瑞兆，故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之嘆，⁸³ 而《鳳凰臺》一詩寫的是鳳鳥已逝、圖出無望，正表現了杜甫亟欲追求治世卻終究落空的無奈之感。⁸⁴

《鳳凰臺》一詩高亢激烈地表達了杜甫對國家中興的盼望，他惋惜賢人寂寞、怨憤君主無能。但在《萬丈潭》中卻僅餘對目睹神龍與風雲際會的思想。雖然如此，《萬丈潭》的結末幾句卻仍透露了了解詩人內心世界非常重要的線索：「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

先是，杜甫為什麼要說「斯遊最」呢？在年紀漸老、辭官歸隱的煩悶抑鬱之中，這次的旅遊憑什麼稱得上「最」呢？是最好、最痛快還是最神奇？要解決這個疑問，要先回到更前兩句來仔細觀考察。

依據黑川洋一的研究，杜詩中的「幽興」為對自然感興趣並以自覺的態度予以具體的描寫，⁸⁵ 萬丈潭確是杜甫非常感興趣的一處勝地，他也對此地

82 同註 22。又《宋書》，卷 27 符瑞志上：「(堯)在帝位七十年 修壇場於河、洛，帝舜等升首山、遵河渚 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字，泥以黃金，約以青繩 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 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同註 51，頁 761-763。《墨子》非攻下：「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87)，頁 139。

83 《論語》子罕：「正義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頁 78。

84 《禮記》禮運 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為聖人治世、天下有道之表徵，同註 55，頁 441。漢·劉安，《淮南子》，卷 2 俶真訓：「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頁 13。

85 《杜甫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7)，頁 419。

作了極具體的描繪，並以作為第一位如此寫作的詩人感到相當自豪。這樣的經驗正是他稱斯遊為最的原因。我們注意到，詩人在此故意將「幽興」二字分開，這樣一來，除了保有原來的意思外，又讓句子可以同時以「造幽無人之境、造幽自我輩」與「發興於無人之境、發興自我輩」的意思呈現。但是詩人的「興」在那裡表現呢？在後面的「何當暑天過，快意風雲會」表現。此處的「興」字亦當有傳統之「起」意。「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⁸⁶ 詩人面對萬丈潭在此一雄奇神秘的自然景色，內心受到了某種感發，因而勾動了某些特別的想法，這讓他感到特別的暢快。從這個層面看來，「造幽」就不僅限於表面的「拜訪幽靜之地」，它同時也涵括了進入詩人內心最幽微深僻之角落的意義。他藉著主觀認定的潭底潛龍，了解自己對用世的渴望或是確實希望賢才得用的心意，並重新燃起了雄心壯志。這也是他那麼受潭水吸引、亟欲看神龍騰起的真正原因。而下到潭邊時的困踟不展，暗示了詩人當時自覺備受拘牽，不得痛快的追求自我的理想。在這個層次上，萬丈潭的奇景、潭面的飛煙溶溶、四周的高木森蘿，也同時幻化成詩人的內心世界，他必得要穿過這層層的迷霧與蔽障，克服個人濃重的挫折感和畏懼，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原本渾沌不明的心靈深處。

正因此遊對詩人有如是的啟發，他才能自豪的說「發興自我輩」，強調非像他這樣的人是無法這樣縱情觀賞奇景並發掘內心最深刻的想望的。⁸⁷

然後我們才能了解為什麼詩人把鳳凰臺上莫須有之事說得千真萬確，又在 萬丈潭 的一開頭就確認了潭底神龍的存在，他明知要說服讀者相信這兩種生物的實際存在有其不可克服之困難，卻仍選擇這種虛實交錯的寫法，正是寄望由此喻示他的內心世界——雖然不可見、不可聽，但確實如此。鳳凰臺和萬丈潭的故事與景物，從某方面來說，是詩人的心靈寫照。

86 後漢·鄭眾，《毛詩正義》關雎傳：「興者托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同註18，頁15。楊保健 杜甫詩論管窺——興、情、神 云：「山林引興，雲泉發興，秋來有興，觀梅動興，都是客觀外物引起詩人的創作衝動、創作靈感。」杜甫論『興』 多是由自然事物（如山林、雲泉、花木等等）引發，《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3，頁57-58。

87 「然後以造幽四句鎖住，以明非我輩不能做斯遊」，點出了「我輩」之重要性，但卻未進一步闡釋「我輩」有何特殊之處。吳東巖評選，《杜詩提要》，卷3 萬丈潭 詩後評（臺北：大通書局，1974），頁176。

所以，鳳凰臺的高峻，象徵了詩人志向之高；萬丈潭的深邃，象徵了詩人的深心所繫。這兩者，相輔相成，正如 鳳凰臺 詩所說的「深衷正為此」，萬丈潭所顯示的正是詩人的「深衷」。只是， 鳳凰臺 中的杜甫因為種種現實的挫折，雖仍滿懷忠愛之忱，卻不免自居邊緣之地，而有退縮之感，但 萬丈潭 的他，明瞭了自己最深切的想望，也就以更為積極的態度、更昂揚的士氣來面對以後的挑戰了。

我們知道，「文學意義上的象徵則是用『此類』事物暗示『彼類』事物，『此類』事物只是理解『彼類』事物的背景，『彼類』事物才是主體關切的焦點，『此類』事物充其量也只是要求予以充分的注意而已。如果把隱喻和文學意義上的象徵比作一個劇場的話，隱喻使人關注正在表演的舞臺，象徵則使人神往於幕後。」⁸⁸而在 鳳凰臺 和 萬丈潭 的象徵系統中，此類事物指龍與鳳，彼類事物則指杜甫的內心世界，龍與鳳幫助讀者了解詩人內心的願望，它們是一個指示，指示讀者探究那隱藏在後面的東西，而這個東西才是詩人真正的關注所在，而靠著 鳳凰臺 和 萬丈潭 二者的完美合作，⁸⁹ 詩人才得以完整的表達了他當時複雜而矛盾的內心世界。

四、結 論

鳳凰臺 和 萬丈潭 雖作於一時一地，但歷來並不傾向將二者並列來作整體的詮釋與閱讀。本文由其使用的鳳、龍象徵著手，分別析論二詩的意涵，並統合地探討了詩人如何承襲其傳統的意義，如何以敘事、聯想、坐實傳說等方法來開創象徵的內容，進而拓寬了二詩中「龍」、「鳳」的具體指涉，達致了物象本身與抽象情思間的共參共鳴。

接下來，則就二詩何以能被並列探討的原因細加闡釋。第一個原因是二者無論在其象徵動物、造詞遣字、形式布局以及敘事摹景等方面，皆以彼此

88 季廣茂，《隱喻視野中的詩性傳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頁 85-86。

89 「到春秋戰國、秦漢之際的時代，龍鳳相銜、龍鳳合璧的關係，往往進一步昇華為龍鳳對稱、龍鳳共舞的關係。」同註 53，頁 239。其實在這兩首詩中，龍鳳的份量也是等重的，但它們表現的方式卻各有其實繁簡等特出的姿態，這樣的關係反映在其深層的表義作用中，便是在統一中尋求和諧、在互助中完成彼此。

補充或互為對比的手法來共同建構更為整全的論述。再者，靠著詩人在二詩中置放本身與象徵的關係形態和二詩在杜甫創作年表中的位置來觀察，這兩首詩表達了對君主的不滿與對賢才失志的持續關懷，也以高超的藝術手法誘引讀者進入藉高臺深潭來喻示的詩人之志向與深心，它們可說是杜甫內心世界的縮影。

因此，作為現代的讀者，研讀杜詩不僅僅只有遵循傳統詩集編次的辦法，依其劃定的範圍聯繫各個詩篇的關係。在能找到足夠的資訊前提下，未始不能按詩篇的屬性自行組構閱讀的篇目，提供更多元而具創意的方式來重新詮解經典作品。

附 錄

1. 《宋本杜工部集》、《景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九家集注杜詩》之詩篇排序	2. 《杜詩鏡銓》、《杜詩詳註》、《讀杜心解》卷首「少陵編年詩目譜」、《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讀書堂杜詩集附文集註解》之詩篇排序 ⁹⁰	3.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杜詩分類》、《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之詩篇排序 ⁹¹
萬丈潭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峽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凰臺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發同谷縣 木皮嶺 白沙渡 水回渡（一作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櫃閣 桔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峽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凰臺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萬丈潭 發同谷縣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櫃閣 桔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峽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發同谷縣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櫃閣 桔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90 《讀杜心解》卷 1-3 收詩如上，體裁為七古的七歌則收在卷 2-2。

91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 11「紀行上」錄詩如下，另將 萬丈潭 列入「江河」類， 鳳凰臺 列入卷 23「鳥獸蟲魚」類之「鳥」類；《杜詩分類》卷 1「紀行類」列詩如《分門集註杜工部詩》之「紀行」。將 萬丈潭 列入卷 2 的「山河類」， 鳳凰臺 列於卷 3 的「動植類」；《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 1「紀行類」列詩如《分門集註杜工部詩》之「紀行」。 萬丈潭 列於卷 6 之「山河類」， 鳳凰臺 列於卷 7 之「動植類」。

On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Phoenix” in “Phoenix Terrace” and “Dragon” in “One-Hundred-Thousand-Foot Deep Lake”

Yi-jen Huang *

Abstract

The poems “Phoenix Terrace” 鳳凰臺 and “One-Hundred-Thousand-Foot Deep Lake” 萬丈潭 were written by Tu Fu 杜甫 while he lived in Tung-gu 同谷. They use the phoenix and dragon as symbols and broaden their significance by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allusions and unique rhetorical methods. The phoenix represents the capable and virtuous people and hints at the rise of a new country. The dragon symbolizes the hermit who is willing to serve his country loyally. Through an involved plot, a tight network of interpretations, the use of words with rich associations, and the poetic realization of local legends, Tu Fu has multiplied the meanings of these symbols.

From the selecting of symbols, the wording, the structure, and their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 we conclude that while these two poems can be read as independent texts, more can be gleaned from an intertextual reading. Together, these two poems convey the poet’s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emperor and his lasting concern with the theme of neglected talent. They serve as a miniature of his inner world with “Phoenix Terrace” embodying Tu Fu’s supreme ideal, and “One-Hundred-Thousand-Foot Deep Lake” his deep thought.

* Yi-jen Hu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eywords: Tu Fu 杜甫, Phoenix Terrace, One-Hundred-Thousand-Foot Deep Lake, dragon and phoenix as symbols, Tang poetry